

BAIHUA
PROSE SERIES

主编 徐柏容 郑法清

百花 散文书系

金克木散文选集

1067
338

百花散文书系

主编 徐柏容 郑法清

金克木散文选集

谢冕 编

百花文艺出版社

金克木散文选集

谢冕 编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 850×1092毫米 1/32 印张 7 插页 4 字数 143000
1996年12月第1版 1996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0

ISBN 7-5306-2248-X/I·2000 定价:10.60元

编辑例言

一、本套“当代散文丛书”是“百花散文书系”的一个组成部分。选收一九四九年建国以后散文家的名篇佳作，按人专集分册。

二、入选的作者均是这一时期的散文名家，所选作品尽可能照顾到作者散文创作的发展脉络。

三、每集作品前均冠以万字以上的评论性序言，简单介绍作者生平，并结合本书所选散文，分析评介其艺术特色及创作发展的道路和影响。

四、所选作品，尽量注明原书发表的出处和时间；对于个别难理解的地方亦加以必要的注释。

目 录

序 言	谢冕(1)
天竺旧事	(15)
四十三年前	(53)
一九三六年春,杭州,新诗	(57)
一点经历·一点希望	(61)
外行读书	(65)
玻璃门外三则	(68)
家藏书寻根	(75)
告别辞	(79)
我的“偷袭”	(84)
悼子冈	(89)
叹逝	(93)
何容教授	(97)
记一颗人世流星——侯硕之	(101)
刘教授文典	(106)

吴公子保初·····	(109)
寒山子·迦利布·····	(112)
读《声无哀乐论》·····	(115)
“只千古而无对”·····	(118)
“南渡衣冠思王导”·····	(121)
玉梨魂不散 金锁记重来·····	(125)
看《昨夜的月亮》随想·····	(139)
谈《千字文》·····	(143)
读启功《论书绝句》·····	(147)
蔡大嫂·····	(150)
与书对话：《礼记》·····	(152)
与诗对话：《咏怀》·····	(156)
燕啄春泥三题·····	(160)
文化问题断想·····	(167)
燕口拾泥三题·····	(171)
我们的文化难题·····	(178)
历史的断层·····	(182)
寂寞·····	(185)
文学史三题·····	(187)
人苦不自知·····	(191)
耳赤之一手·····	(195)
两个七十周年的联想·····	(198)
“棊子”和“老骥”·····	(201)
“五·四”一疑·····	(204)

“闲”、“书”二话	(207)
无声的惊雷	(211)

序 言

谢冕

我和金克木先生同在一个校园里，却是不常见面。一则是这校园太大，不同系的人经年难得见上一面，我晤见金先生有限的几次都是在校外的某些会议上；二则是北大的人一般交游都很淡，我这人又一向疏懒，不仅对师辈如此，对同辈亦如此，但对师辈尤甚，因为老师年龄大了，不好打扰他们。这样，我执弟子礼主动请安的时候就少，而多半是老师们有事垂询“召见”的时候居多。此种“召见”的事例，远的一次是大约四十年前冯至还住燕东园时，他约我前往谈诗（那次谈话涉及冯先生的《十四行集》，我已在一篇纪念文章中述及），最近的一次则是前不久陈占元先生托人带口信约我见他（此次见面，他谈及也是将近四十年前计划写作的《巴尔扎克评传》，陈先生还让我看了他写于五十年代的部分草稿）。而我于金克木先生，则是不主动请安、他亦不主动召我的“特例”。

但我对金先生却是时常想念的。不仅由于同属一个学校；也不仅由于他是诗人，与我的专业有关；更由于他文章多，我经常通过阅读获得他的教益。所以，虽不常见面却相

当的熟识。说来也是若干年前的事了。那年台湾的作家王拓来访，中国文化书院借此举行一个规模不小的座谈会，金先生和我均被邀请。多时不见，只见他步履矫健、神采飞扬，完全不像是年近八旬的人。谈及写作，先生告我最近写了很多杂文小品你不知道吧，有几本书都出来了，有的用的是笔名。看来先生对自己的创作状态很是满意。

又过了几年。那时在一片沉寂中我忽然想，这一片广大的国土怎么又只剩下一种声音了呢？于是在大家都缄默的时候想起开一些会。开会自然想起邀请一些能坚持自己见解的纯粹的学者和作家来。于是便想请先生出马。电话里传来的依然是先生充满乐观精神的声音：“不行呀！我现在是除了嘴巴在动，其它都不动了！”他的调侃说明他依然有着活泼的思维、充盈的生命力。先生年事高了，出门不便，我当然不敢劳动他。后来，我让一位博士生专门前去拜望了他。就是那次拜望，先生赠给我一系列他的著作，其中有《中国新诗库·金克木卷》、《难忘的影子》、《艺术科学丛谈》、《文化的解说》、《文化猎疑》、《金克木小品》以及译作《古印度诗选》等，均是八十年代以后出版的。每本书先生均亲笔题签，时间是一九九三年。这些书涉及的文体有诗、散文、小说、文化和科技随笔、研究以及译作。论及学科的广博，先生的博学真让人吃惊。即单从文体看，足足说明先生是集学者、作家与诗人于一身的、能够得心应手地用各种文体进行写作的多面手。

我们不妨从译作《印度古诗选》来看金先生的写作，入选的作品是从印度最古老的吠陀语、梵语和巴利语文学作品中译选的。这一点就很不简单，因为国内已经很少能够做

这工作的专家了。再以《艺术科学丛谈》一书列举的篇目看，诸如“信息论美学”、“实验美学”、“建筑美学”、“符号学”、“民俗学”、“人类学”、“语义学”等，这些学科及其知识，在八十年代的中国都具有前卫的性质，金先生是老学者，他能够站在这些学科的前沿发言，便是非常可贵而动人的。

至于作为学者兼诗人的金克木，这种双重身份给他的散文创作带来了有异于人的特点，则是明显的。他的散文综合了学者的冷静和诗人的灵动的不同性格，从而拥有理性和感性相融合的特征。诗人的想象力和灵感使他的散文充满了动感和机趣，学者的求实和思考性则给予他的散文以沉稳和厚重。金克木很少在散文中作纯粹的抒情。不是他不擅长，恰恰只是由于他的这方面的特点都奉献给他的诗了。他说过这样的话，“写的诗，都是自己写不成文的；能用文表达，就不写成诗了；文中有诗意还可以，诗中有文意似乎就不大好。”^①可见，他对诗、文不同文体的特征极为重视，他十分严格地不让诗中“有文意”，在这方面，他坚持了诗人最重要的品质；但他还是“宽容”地让他的文中保留了适当的诗意。读金克木的散文，即使是那些理论气息很浓的散文，也时时感受到诗意的光辉。

晚年的金克木很少写诗，人们对他的诗人的印象，多半还是和施蛰存、戴望舒、徐迟等交游的青年时代得来的。当时，他属于非常先锋的现代派诗人的营垒。过了青年时代之后，金克木甚少写诗。但每次写诗，总有精彩之笔让人惊喜。这就是作为诗人对于诗性的矜持。记得一九八〇年，为纪念

^① 见《中国新诗库·金克木卷》，周良沛《卷首》。

戴望舒逝世三十周年而作的《寄所思》二首，就给了读者极大的激动。其中的《夜雨》：

悠长的一瞬，无穷无尽的呼吸。
喧嚣的沙漠。严肃的游戏。
西湖，孤山，灵隐，太白楼，学士台。
惆怅的欢欣，无音的诗句。
迷濛细雨中的星和月；
紫丁香，白丁香，轻轻的怨气；
窗前，烛下，书和影；
年轻的老人的叹息。
沉重而轻松，零乱而有规律。
悠长，悠长，悠长的夜雨。
短促的雨滴。
安息。

写的是夜雨中对故人的怀想。这种思念不借外在的描绘，而是纷繁的思绪，而是那种纠缠不清的感觉。那短短诗行所传达的矛盾和复杂，说的是人，也是诗，是艺术，更是人生。金克木作为成熟的诗人，他能够熟练地运用现代技巧，通过借助和再现戴望舒诗的意境和韵律，表达他对已故友人的思念。他的“悠长”、“丁香”、“惆怅”，都让人联想到戴望舒那首著名的《雨巷》。写这诗时金克木已入晚年，但他诗中却充盈着青春活力，仿佛有无尽的诗的矿产可待开发。可惜，他已无暇顾及多情的缪斯，他的注意力已集中于他长期从事的学术研究方面。

引人感到兴趣的是，在八十年代以后，他的散文创作却进入了高潮。他的随笔小品的文思不断流涌，使人对这位学

者的积蕴莫测高深。当然，作为学者，金克木散文体现的最主要特色乃是这种学者的气质和秉性。他通过轻松而不板滞的文笔，在散文中存贮和承载了丰富的知识和学养。读他的文章，一方面感受到诗人所具有的想象力和情感的有节制的发扬，更主要的，则是展示出学者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缜密的思考。这些特点，即使在那些学术性著作的序文中，也可以看到。他的一些序文都称得上是优美严密的散文。这些文章，除了给人以文学性的浸润，还涵容了相当丰富的学识。这是一般的散文作家所难以到达的。读这样的文字，一般散文容易有的轻浅感自然地消失，使人不能不以自然的心境感受学院特有的那种厚重。

当然，读金克木的这类文章，首先是接受他的广闻博识的陶冶。例如这样的讲述：“史诗是印度蜚声世界的大著作，有著名的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以及十八部作为历史的‘往世书’。这里只收了《摩诃婆罗多》的一个著名神话。《罗摩衍那》已有全译，‘往世书’与史书类似，都没有选。这一插话在印度传诵最广，地位最高，大概是因为它宣扬了‘三从四德’性质的封建道德，同时，也有相当高的文学价值。”^① 这些文字，朴实、平易、不事喧哗，看似信手拈来，如道家常，却是毕生修养学问炼出的精华。朴素不加文饰的文风，表现出学者的严谨，但它又是文学的，它没有故作惊人之笔的矫饰。

在学者散文的创作中，由于散文作家的学者身份，也带来了他们的职业特性。这就是重说理、重论证、重知识的承

^① 金克木《印度古诗选》序，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载和传播。因此，行文较为冷静甚至流露出某种拘谨而缺乏灵动和轻松。金克木是诗人故而有所不同，他的散文随笔在保持了学术性的特点之外，也注意到作为文学作品的特性。他的一些随笔的喜欢采用对话体，大概也有这样的考虑在内，其动机除了增强辨析的色彩，可能也为了使文章不致于枯涩，调节由于说理过重而产生的弊端。即使通过严格说来不能算是文学散文的《文化的解说》一书我们也可以看到金克木对于知识全面把握的大视野，看到他通过随意性的漫谈展现出来的深厚学术积蕴，以及那种不容置疑的雄辩的魅力：“人类在毁灭地球，破坏天空，用无法消除的各种有毒垃圾的加速增长来危害自己。人类能控制自然，但控制不住自己，只会由一部分人镇压和屠杀和谋害另一部分人。”最后，这篇文章还以诗意的语言结束：

夕阳经过黑夜仍然会出现为朝阳。

世界文化还没有老，还能不断产生新思想。……只有白发老人不能重返青春了，不过还可以有青春的思想 and 青春的语言

……

金克木对散文创作的一个突出贡献，就是把传统的散文小品学术化了。这类文字往往是抓住一个有意义的题目就话题随意展开。在金克木这里，有很多时候是通过对话的设问或驳难把问题说得深入又有趣味，通过互相启发和撞击使思想发出火花。作者借助散文的方式把长期积累的丰富学识得以介绍和阐释。读金克木的散文，不能不为他的渊博的知识，精湛的见解所折服。仿佛有取用不尽的智源，他通过散文尽情地发散着他的学术积贮，几乎篇篇如是。发表

在《中国文化》创刊号上的《范蠡商鞅：两套速效经济软件》，从《史记·货殖列传》谈起，涉及《老子》、《庄子》、《孙子》、《左传》、《资治通鉴》，甚而国外的《远征记》、《万人退军记》，东西罗马、围棋的黑白子。海阔天空、旁征博引、天机云锦、编织成趣。没有丰博的阅历、深厚的储积，断然写不出这样的文章。

近年来，金克木写了大量这样的学术性的文字。这些文字，不是一般的读书劄记。它不单纯，而是在“闲谈”之中融进了作家的独特个性和修养。这在金克木，则是那种学者的认真严肃之外的不失幽默的天真乐观，那种对生活充满热爱的入世态度，那种长期为人师表的海人不倦（不是板着脸孔的，而是朋友式的聊天的）的性情流露。他的创造力愈到晚年愈是旺盛，他已成为当代最多产的散文作家之一，以八十多岁高龄的创作，其质量和数量都达到甚至超过比他年轻数代的作家，这堪称当代文界的奇观。

金克木这类文章往往行云流水般的挥洒自如。因为是作家，又没有学院通常有的那种“呆气”。他博学，但不卖弄，只是兴之所至，侃侃而谈，充满机智而又轻松活跃。文章写到这个境界，真是出神入化了。还有一点，更其重要，这就是他不因为置身校园之内就与世隔绝，相反，他对社会现实和文艺现实相当关注并且投入。他耳聪目明，信息极其流通。文化及文艺、甚至社会市井的种种新闻，在他的文章时时可见。读他的文章，绝无沉闷之感，也没有那种“学究气”“八股气”，而是新气象如春风扑面，令人心喜。

读金克木的散文，深深感到他总是和活生生的现实人生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他谈论古旧，总因现今的思考所引

发，他的思维是一脉活水。他总是面对实际发生的问题发言，特别是涉及文化建设和文学艺术方面的，他总是根据自己毕生见闻以及渊博的东西方历史、哲学、宗教、文学的学识，自由、洒脱、活泼地展开，从中体现出敏捷的思路、开阔的视野、机智和雄辩。这类文字，似乎只是有心无心地说，看似随意，但内质却有着学者式的严密和认真。举一篇此集未收的例子，这篇题为《试论近代英印冲突的文化意义》的文字，从题目看，很像典型的论文，但其写法却是随笔式的。这篇文章有如下的资料征引：

英国还在印度制造灾荒，这是国际周知而且罕见的惨剧。东印度公司占领土地强迫收地租，委托印度包租人不断掠夺。一七七〇年孟加拉灾荒中饿死了约一千万人而应交的地租还是收足了。这是公司的公文中承认的。一七七二年印度总督的公文中说：虽然该省居民死了至少三分之一，耕地减少，而一七七一年租税净收入还超过了一七六八年。

金克木散文中这种实际材料(包括具体数据)的引用，说明学者风格的坚定表现。他的散文随笔涉及知识的广度和深度，简直令人目眩。从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从法文、阿拉伯文到梵文，从佛教到基督教，从音乐、壁画到碑帖，从佛塔、经书到围棋，而且还要加上上述那种从官方文告中摘取的统计数字。但是，他的文字中没有罗列和堆积，而是随着文脉流动而编织成趣。读他的文章产生愉悦，因为他把自己的个性风格和情趣投入其中，从而与文中那些理趣融为一体。如下的文字便是一种证实，说明诗人的品性在充满理性的文字中闪烁着光亮：有不少人看到宗教经典读不下去，心中认为那是愚昧无知的产物，以此回答心中存在的问题：为

什么有那么多人相信这些不可相信的话？从社会条件方面解释宗教行为不足以完全解析其内在的思想。这不完全的解说也不能到达充分的理解。由此引出如下智慧的闪光的结语：“认为别人无知固然可以由感觉自己‘有知’而满足，而由此也会忘了自己对这种‘无知’也同样无知。”^①

用一般的散文家创作的视点来评价金克木的创作容易产生误差。一般意义的散文总有它固定的艺术约定，包括散文的抒情性在金克木的创作中也有严重的缺失。若是在他的散文中寻找刻意构造的意境或韵味会失望。甚或那些公认为属于散文普泛品格的“即景抒怀”一类，在金克木的散文也极少出现。包括一般的艺术雕琢或技巧追求，他的散文也淡到近于极限。应该说，成熟的人生和成熟的学问，使他自然告别了那种青春幻想的心境、情趣和文风。不是说他不具备和拥有艺术创造的眼光和手段，而是他已不需要。对他来说，情趣就是人格，意境就是人生。他是如何生活的，他就如何写，写作对他来说已不是“创作”，而只是他要“告知”。他如一只成熟的蚕，通体光明，丝丝缕缕都是生命的精华。他走过的路，他经历的人生，这些经验和体悟已无需形容和装饰。他道出就是艺术，这是自然的、朴素的，或者是近于天成的。因为他所拥有的，很少有人能拥有。

当然，不是没有个性，而只是个性无需特别的“表现”；不是没有风格，而只是风格就是他本身。我们读金克木的任何一篇文章，都感到是这一个“他”在说话（是说话，不是抒情，也不是描绘），这种话和说话的方式均非他人所能替代。

① 金克木《文化中的神秘主义思想》。

例如，在最近发表的那篇《与诗对话：〈咏怀〉》，对“多言焉所告？繁辞将诉谁”二句诗，他就“多言”“繁辞”作了精彩的发挥：

“焉所告”就是“何所告”？何处告？“将诉谁”说了也是白说，何必说那么多？然而，阮老前辈！您既然开了这个头，以后接着来的就更繁更多了。《离骚》从此变成《咏怀》了。然而，现在城市中高楼林立，见不到明月，听不到大雁，“北林”“朔鸟”都消失了，“上山下乡”已成过去了，环境变，人也变了，不孤独又没有忧思的人怎么会和《咏怀》共鸣呢？《咏怀》永远是孤独的。

“咏怀永远是孤独的”，这是何等的警句！这不仅说明金克木对阮籍《咏怀》的独到见解，而且他还通过对这首古诗的解读，表达了某种忧思和焦灼，他出语平静，而平静之中却富有现世的激情。

金克木人生阅历极丰，知识极深广，不仅人文科学和语言学，而且还有自然科学；对于中国古代文化，文章典籍涉猎既多，且思维敏捷活泼，于常人可见之处，每发奇思。所以一题到手，总是泼墨成趣。把学贯中西或博古通今这些话放在金克木先生身上，是恰如其分而毫无溢美之嫌。在他的文章中，关于各国语言文字、宗教哲学、风土人情，道来总如家常，于平常处闪烁着智慧之光。虽年长，而思想却新敏，于世事毫不隔膜。读金克木文章，无处不感到他的青春精神、新潮意识。在他的观念里，古今中西是浑然一体的，往往随意谈开，便风光满眼，妙趣横生。近作《与书对话：〈礼记〉》对“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定是非也”一段话的解释便充满了机趣：“我明白了。这句话的第一点是民法，第二点是刑法，第三点包括国籍法、移民法，第四点连所谓‘法